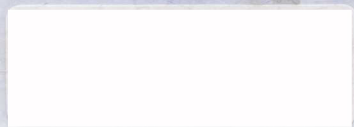


指间砂

ZHIJIANSHA

沧月

卷



指间砂

听雪楼系列
沧月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指间砂 / 沧月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7. 4
ISBN 978-7-5339-4506-0

I. ①指… II. ①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70082号

责任编辑 闻 艺

特约监制 王那厮
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
指间砂

沧月 著

出版发行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 址 www.zjwycbs.cn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194千字

印 张 8

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39-4506-0

定 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010-82069336

目录
CONTENTS

指间砂

序 · 002

第一篇 黄泉 · 004

第二篇 紫陌 · 024

第三篇 红尘 · 046

第四篇 碧落 · 067

跋 · 103

荒原雪

一、渔村 · 106

二、联袂 · 119

三、往事 · 138

四、绝情 · 157

五、同生共死 · 179

六、人中龙凤 · 201

七、暂相逢 · 220

八、长别离 · 232

指间砂

序

白楼的正厅里，斜阳的余晖透过镂花窗投进房间，一片昏黄的斑驳。

这个天下武林的权力中枢，平日里曾有过多少指点江山、激荡风云的气势；然而今日，在这温暖而虚无的斜阳里，却居然充满了一种茫然而凄烈的意味，渐渐如润湿般，无声无息地一点点渗透弥漫开来，侵蚀了所有人的心。

寂静。沙漏里的沙子悄悄地流泻。

数十个白衣人静静侍立在殿内。一殿衣冠似雪。那，都是听雪楼分布于天下各处的坛主以上的精英，每一个人都是只手可翻覆一方的豪杰。然而此刻，那些江湖高手云集在一起，却没有一个人敢说话，连呼吸都用内力逼缓，仿佛怕惊动了什么似的，只是一齐默默地看着大厅的尽头。

在燃烧着长明灯、供奉着鲜花的尽头，停着一对白石灵柩。

青色的刀和绯色的剑，交错叠放着，置于灵前。

“各位，还有半个时辰。”蓦然，为首的南楚抬头轻轻地宣告，打破了此刻的宁静。在灵柩的四个角落，听雪楼四位护法侍立一侧，沉默地守护着他们这一生所效忠之人。

那，已经是最后的一程。

侧头静默地凝望着沙漏，四人中，西北角上那个黄衫男子的眼睛里泛起了淡淡的雾气，默不作声地伸过手去，轻轻从快要流尽的沙漏中握起了一把沙，收拢手指，看着沙子从指间如同水一样细细密密地流走。

那是人的手所不能抓住的东西……

楼主……连你那双曾翻云覆雨的手也无法抓住的东西，又是什么？是生命？是爱情？还是时间？一生征战，令天下武林臣服的你，到了最后，却只是和那个人一起沉睡在北邙坡那片碧草之下。

那么，曾经对你发誓效忠的四护法……我们，又该何去何从？

他的手指开始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，痉挛着收紧，仿佛想拼命抓住一点什么，然而他越是抓紧，往日的一切就越是如同沙粒般，从收拢的手指间悄无声息地流走。凝视着空空如也的手心，蓦然间，他的泪水无声无息地滴落在沙中。

那是他归入听雪楼门下五年来的第一次落泪，幸亏，并没有人注意到。落入沙中的泪水转瞬被吸去，只留下淡淡的痕迹。

“黄泉，该起灵了。”身后有同伴的声音，黄衫男子闻声回头，看着另外三个人。

碧落，黄泉，紫陌，红尘。

听雪楼仅次于三领主的四位护法。

是怎样的一场因缘际会，让他们四个人在这里相遇？又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令他们四个人俯首称臣？如今，一起站在终点的他们回首望去，却有暮云遮眼、不见来时路的茫然。

如同那一对白石的灵柩里，埋葬的是他们自己的往日。

第一篇 黄泉

作为一个乡下佃农的儿子，他习武的念头，起自于那一日的黄昏。

那一天，八岁的他跟着父亲从集市上回来，手里拿着用鸡蛋换来的小面人儿，雀跃地拉着父亲的衣襟，蹦蹦跳跳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走到村口那道大斜坡前，跟在父亲身后的他无意间抬头看了看天际。残阳如血，映照着天地。天地之间虽然没有风，但奇怪的是大朵大朵的云却在天际不停翻滚着，变幻出各种奇怪的形状，在云层背后，落日将血一般凄烈的颜色泼向整个大地。

八岁的孩子仿佛预感到了什么，禁不住打了个哆嗦，拉紧了父亲的后襟。

就在那个时候，父子两个人都听到了坡上扑面而来的喧嚣和叫骂。

“起来！给老子跑啊！他妈的，真是不中用的东西！”斜坡下停着一辆马车，拉车的那匹弩马似乎已经用尽了力气，鼻翼翕张，口中喷着白沫，跪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息。而那驾小小的车上，竟然挨挨挤挤地坐了七八个人，都是喷着酒气、醉醺醺的少年。

他认得，为首的正是村里田举人家的三少爷，也是他们家的少

东家。

“跑？这老家伙还能跑得起来吗？”马车上那群恶少打着酒隔，一起哄笑起来，看着那匹筋疲力尽的马，一仰脖子喝下带来的酒，“老成这样，还不如一头母猪呢！你家是不是穷得连匹马都没有了？”

被同伴嘲笑，田三少脸面有点挂不住了，借着酒气爬上了车，挥起鞭子，雨点般抽在老马羸弱的脊梁上，不甘地大骂：“跑啊！跑啊！老畜生……给我起来！”

车上的少年们都哧哧地笑着，围上来，一人一脚地踢着那匹老马。然而那匹老马似乎已经是筋疲力尽，任凭那群恶少怎么踢打都没有力气站起来了，只是伏在地上发出微弱的哀叫。一时间，坡口热闹起来，连村口来往的几个村民都站住了脚，在一边看热闹。

那匹马又矮又瘦，骨瘦如柴。但被雨点般落在脊背上的鞭子一打，终于踉跄着站起，缓步往坡上走了几步，马上又被沉重的车拉回来，后腿一崴，蹲到了地上。车子一震，侧翻，车上几个少年被甩了下来，洒泼了一地。

围观之人的笑声更响了，田三少加倍地恼火，跳下车来，跑到了弩马前面，照准了马头和鼻面就是一顿猛抽。

“不中用的老东西！抽死你！”吐着酒气的人喃喃怒骂，下手根本没有轻重。马的额头上顿时出现了几道青肿，眼睛上挨了一记，顿时充满了血丝。然而筋疲力尽的老马没有力气，也不敢反抗，腿抽搐了几下，还是匍匐在地上，喘着粗气。

“爹，爹！是老黑，是老黑啊！”孩子蓦然认出了那匹老马，对父亲喊了起来，用力抓住父亲的衣襟扯着，“他们，他们在打老黑啊！那群浑蛋！”

他小小的声音淹没在周围人的起哄与大笑声中，根本没人听见。然而父亲还是惧怕地看着三少爷，一把捂住了儿子的嘴，急急道：“咱们走吧，乖儿子！这是他家的马，我们管不了啊……咱们走吧，

别看啦！”

孩子的嘴被捂住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拼命挣扎。

这一对佃农父子刚离开人群，那一边蓦然发出了一声长嘶——原来是那匹弩马终于受不了不住的抽打，开始挣扎和反抗，无力地踢起人来。一时来不及避开的田三少挨了一下，不由得越发暴怒起来。

“妈的！居然敢踢人？”酒气上涌，为了在众人面前挽回面子，田举人家的三少爷气势汹汹地丢下了鞭子，叫嚣着从车子底下拖出一条辕木，“既然这老东西一点儿用都没了，就揍死它！来，大家都帮我揍！”

当第一棍落在马头上的时候，周围哄笑着的人群蓦然安静下来，围观的村民们毕竟都是田舍出身，对日常耕作的牲畜有着天生的感情，一时间都有点呆呆的，看着一行血从老马的耳后流下来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打得好！”然而车上的恶少们大声叫起好来，于是一呆之后，那些围观者也有些应景似的跟着叫了起来。

听到喝彩声，田三少越发起劲，抡起辕木接二连三地用力打在马头上。那匹老马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站起来，挣扎着甩了甩头，然而很快又被打得跪了下去。

一场残忍的杀戮当众进行着，周围的农人沉默着，不敢说一句话。血色残阳里，只听到垂死的老马喷着响鼻，鼻子里喷出来的，全都是血色的沫子。

“真是无聊。杀一匹老畜生难道这么有趣吗？”路过村口的另一辆马车被围观的人堵住了，在垂着竹帘的车厢里，一个女子蓦然说了一句，放下了帘子，“这群野蛮的乡下人。”

“小姐，要不我们绕一下路吧？”身边的侍女道，“天色太晚，要赶不上了。”

车内的女子微微颌首，将帘子放了下来。

“住手！你，你要把它打死了！你这个……”在马的惨嘶和人的哄笑中间，猛然响起了一个小孩子的声音，由于父亲及时捂住了他的嘴，后面半句话才硬生生地被止住了。田三少却似乎听到了，醉醺醺地回过头，睨了一眼围观者，似乎也懒得费那么大力气去寻找说话的人，只是用木棍点着人群，叫嚣：“这是我的马！我要揍死它也是我愿意！谁要是再啰唆，我连他一起揍！”

田三少眼睛里有野兽一般的光，用力抡起辕木，带着风声，“呼”的一声落在老马的脊梁上。那匹马再也受不住，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嘶，全身瘫下去，缩成了一团。

“老黑！老黑！”那个孩子终于哭着叫了起来，拼命挣开了父亲的手，跑到曾经喂养过的爱马前面，“住手！不许打它！”

一个村民及时拉住了这个莽撞的孩子，从背后死死地抱住了他，才将他从田三少的棍棒下拉开。他拼命挣扎着，却被捂住了嘴巴无法说话——孩子眼睁睁地看着那群人把他养过的那匹马活生生地打死，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

田三少对准了老马的天灵盖，下死力气抡了最后一棒，然后狂笑着松开手。

在老马最后一声哀嘶中，发狂一般地，孩子掰开了那个村民的手，再度叫嚷着冲了过去，扑向那匹黄毛黑鬃的老马，抱住它血淋淋的额头哭了起来。

老马被血糊住的眼睛亮了一下，似乎认出了昔日照顾过它的人，眼睛里滚出了大颗的泪水，伸出舌头微微舔了一下孩子的手，然后痛苦地喘了一口气，头颅沉重地垂了下去，再无生气。

忽然，孩子跳了起来，握紧两个小拳头，疯狂地扑向那一群大笑的恶少。这一刹那间，追了他很久的父亲终于赶到了，一把抓住了闯祸的儿子，把他从人群里拉出去，同时一迭声地向田三少赔不是。

“咱们走吧！走吧！”父亲抱紧了他，对儿子道，“咱们回家

去吧！”

孩子呜咽着，被父亲粗鲁地拖着拉开，年幼的他无力地挣扎，只能用手背不停地擦着涌出来的泪水，仰头问：“爹……他们为什么，为什么要打死老黑！你为什么不去救它？……爹，你为什么不去救它！”

“孩子，爹无能啊……只能任由这些畜生乱来。”父亲叹息着，回答，“他们是举人家的少爷，在打自家的马，我们能做什么呢？”

看着父亲老实而无奈的眼睛，孩子感觉透不过气来了，他后面的话变成了一片无意义的嘶喊，从极度压抑的小小心灵中冲了出来。他不要老黑死！他要杀了那些为非作歹的浑蛋！他要让那些家伙，以后再也无法随便轻贱生命！

谁也没有想到，就是为了这一匹老马，这个八岁的乡下孩子的心里从此萌发了一个念头。那个念头在他心里生了根，发了芽，让他在十年以后，成了听雪楼里的四护法之一：黄泉。

看着那对父子走远，被堵在村口的另一辆马车也开始继续行驶，车中的女子看着这一幕，忍不住探出头去目送着远去的人。

车子里坐着的是一个不过十五六岁的女孩，穿着紫色的纱衣，绝美的脸上有盈盈的笑意，然而眼睛里闪动着成熟女子才有的妩媚波光，她喃喃道：“哎，刚才那个孩子还有点意思……”

“紫黛，上路了。”旁边有人催促，她连忙缩回头去，老嬷嬷在一边直叹气，“这么一耽搁，到洛阳恐怕要天黑了呢。”

那个叫紫黛的女孩抬头望望车外，不禁怔了一下——天际的风云在急剧地变幻，而那残霞，殷红得仿佛要滴出血来。

洛阳啊……那个她曾经的家。可是，如今回去，还剩下些什么呢？父母都已经死了，自己的生命也如同风中飞蓬，连个落地的地方都没有。

除了，还有他。

* * *

“黄泉，当年你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呢……”

很长很长的岁月以后，某一日，那个紫衣的女子趴在少年的肩头，在他耳边吹着温热的气息，慵懒而妩媚地笑着，看着他手里那把沾着血的短剑。而十八岁的黄衫少年只是微微地皱着眉头，全神贯注地用一块白绢擦拭着手中的兵器。

他的目光低垂，然而长长睫毛的底下，却是类似爬行动物的眼珠，没有焦距，只有暗淡的棕色，漠然地直视着眼前的一切东西。

“可爱的孩子，今天又杀了多少人？”见他 not 回答，紫衣的女子反而笑了起来，凑过来，吻了一下少年的额角，眼神散漫而潮湿，“心情不好吗？”

黄泉没有回答，忽然起身，用力一甩，将剑笔直地插入身边的地上，直没至柄。

“紫陌，当年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给萧忆情献的计策？！”他转过头，死死盯着身边女子的眼睛，“你是他的密探，是不是？”

“哈。”看着少年蓦然阴郁严厉的脸，紫陌反而笑出声来，带着好玩似的表情看着他，眼神是有些讥讽的，却依稀又有一种沉迷的意味，“我哪里有这样的本事？我当时只不过认出了你，把几年前在那个村口看见的一幕随口告诉了萧公子而已……嘻，能收服当时的你，完全是凭着公子过人的手腕呢。”

“过人的手腕？”黄泉喃喃重复，眼神黯淡下来。

当时的他，只不过是长安城里“天理会”门下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。

自从那一日的黄昏以后，童年的他，心里裂开了一个口子，在那个口子里种下了一个梦想。为了那个梦想，他咬着牙离开了贫穷的家，背着褡裢步行了两个月来到青城山，投入了青城派门下，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江湖闯荡生活。

他从一个洒扫庭院的小杂役做起，在吃了几年的苦之后，终于学到了一些立身存命的技艺。还是为了那个梦想，他放弃了在门中被提拔的机会，离开了飘然隐于世外的青城山，走入了江湖，开始为了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而战。

无数个日子以来，老马死时的情形在他心头萦绕不去，伴随他从一个农家的孩子成为一个江湖少年。他决意要成为一个剑客，用自己手中的剑，去维护那些弱小者不受欺凌。在江湖诸多林立的门派里，他选择了天理会——只因为那个组织的宗旨是锄强扶弱、匡扶正义。

然而令他失望的是，在加入天理会后，他所做的却不过是一些和行侠仗义毫无关系的琐碎杂事，比如帮着看守各处堂口、押镖运货，或者教授门下新进弟子的武功……

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三年，他的少年岁月在此间渐渐耗尽，离梦想的生活却还有遥远的距离。尽管在天理会的日子贫乏枯燥，但他至少还保留着心里的那个梦；这个十来岁的江湖少年，至少还能对于这个世间保留一点希望和暖意。

而让他彻底坠入黄泉不归路的，却是那一日……

关于那一日，他的所有记忆只是一片血红。

毫无警惕的时候，灭门之难忽然降临。周围所有同门都在不停惨叫和倒下，十五岁的少年不顾一切地挥舞着手中的剑，靠在墙角，疯狂地杀向围上来的听雪楼人马。全身十几处伤口的血在不停地流，很多次他都以为自己会倒下去。然而他死死咬着牙，眼睛里是类似于困兽般的绝望和不屈——不，不能屈服！不能就这样倒下！

只要他还有一口气，那些家伙……那些想剿灭天理会的恶徒就别

想如愿以偿！

日暮时分，这一次进攻天理会的行动已经接近尾声，包括天理会总舵主、十二分舵主在内一千人或杀或降，战局渐渐平息，对方的人已经开始清理地上的尸体和血迹——于是，这个角落里仍然在持续的战斗，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在旁观战的一位白衣公子的注意。

“顽固的孩子……”看着被围逼到了绝路，却仍然负隅顽抗的少年剑客，那个白衣公子微微皱起了眉头，在软榻上微微咳嗽着，“天理会门下，居然还有这样的人物？倒是难得。”

“咦，是他？”在看清那个少年的面庞之后，站在白衣公子身后的女子蓦然脱口说了一句。那是一位年轻的紫衣女子，容色绝美，在这样的修罗场中，却丝毫不惧怕，只是镇定而娇娆地笑着，侍立在白衣公子身后。

“哦，紫陌，你认识他？”白衣公子问了一句，复又咳嗽了几声，似乎被场上浓烈的血腥味呛了一下。他身后的紫衣女子立刻俯下了身，轻轻拍着他的后背，直至他的呼吸再度平缓下来，才轻声微笑着答复：“是的，楼主，那个孩子，我在几年前见过……一个很有趣的家伙，没想到如今到这里来了。”

俯身为姓萧的白衣公子捶着肩背，那个叫紫陌的女子一边抬眼看着角落里将要结束的最后围剿，一边开始叙述往事——虽然是多年前的一件小事，她却说得很详细，一字一句都不曾漏过，记忆力之强令人惊叹。

白衣公子默默听着，脸上并没有丝毫表情。

激战了一个白昼之后，他已经再也没有一丝力气。手里的长剑被击落，半身被震得麻痹，他踉跄着靠在墙角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听雪楼一个下属将利剑对着他的胸口刺了过来。

他连喘口气反击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难道天理会就要在今天灭亡了吗？听雪楼杀入总坛，覆灭了他所效忠的组织——难道世上所有维护正道公义的东西，都无法存在吗？不，不！他不甘心！绝不甘心就这样死了！

在被血模糊的视野中，他依稀又看见了那一匹老马临死时的眼神。

在竭力血战的瞬间，他觉得，自己就像当年坡下的那匹老马——就算是无谓的垂死挣扎，也要在最后死的时候叫出一声来！他，绝不能就这样沉默着在屠戮中死去。

“啊！”筋疲力尽的他忽然仰天大叫，蓦然跳了起来，不顾一切地抱住了离他最近的一个杀手，胡乱张口咬了下去，如同野兽般疯狂，丝毫不顾自己此刻全身空门大露。

所有的剑，一瞬间都对着他的背心疾刺过去。

“住手。”背心刚刚觉得刺破肌肤的痛，耳边却传来了一句淡淡的吩咐。然后，他惊讶地看见所有的剑都停了下来，连被他抱住撕咬的那个人都垂下了手，不再试图将奄奄一息的他推开——那两个字，居然有如斯的威慑力。

“让那个孩子过来吧。”那个声音在空气中传来，淡漠，却有难言的气势。

少年震惊莫名，他的目光从对手的肩膀上抬起，穿过了充满血腥味的空气，看见了庭院另一角坐在梧桐下软榻上的白衣公子。

在泼天的血腥和殷红中，那个坐在碧绿梧桐树下的年轻人居然一尘不染，白衣似雪。眼神有些落寞，里面竟没有丝毫杀气。他看着浴血狂战的少年，摆摆手，示意属下放开他。只是一抬手，所有人都齐齐退开，让出了一条通道。

少年被这忽然逆转的形势弄得愣了一下，咬了咬牙，拖着剑，顺着那一条通道，向那个显然是对方首脑人物的白衣公子冲去。

这个人……就是听雪楼的楼主！就是江湖传说中的萧忆情！

“楼主？”看着杀红了眼的孩子踉跄着奔过来，一侧的青衣男子有点戒备地按剑而起。孩子的脚步微微顿了一下：他认得，就是这个青衣人，方才出手如鬼魅地杀掉了天理会中身手最好、反抗也最激烈的三堂主和七堂主！

少年默默咬牙。如今以自己的状态和水平，只怕那个青衣人一拔剑就能杀他于剑下！

“二弟，你退下。”听雪楼主却淡然地制止了他，对浑身浴血的少年点点头：“过来。”

“我杀了你们……杀了你们这帮恶贼！”喘息着，他咬牙低低地吼叫，然而气力不济，步伐都乱得一塌糊涂，只是拖着剑，跌跌撞撞地直奔软榻上的白衣公子而去。

“咳咳……别急。你先休息一下，我们再一对一地单挑，如何？”听雪楼主蓦然笑了一下，修长的眉毛一挑——那一瞬间，这个看似病弱温文的公子，眼睛深处却是雪亮的剑光。

“你，你看不起我吗？”少年愤怒地叫着，挥舞着手中的剑，冲近了听雪楼的主人。然而极度疲倦之下，腿一软，他竟一头栽倒在地。

“真是有趣的孩子……”看着少年在榻前跌下去，听雪楼主眼睛里微笑的意味更深，连他身后站着的紫陌都掩口笑了起来。

饱受屈辱的他仰起头，恶狠狠地看着他们，眼神如同野兽。

“听着！”听雪楼主俯下身，托起了孩子的下颌，看着他血流满面的脸，声音凝重，“我如果看不起你，根本不会出手和你一战——这世上，值得我亲自动手的人不会太多。咳咳，你还是休息一会儿吧，先看着我怎么收拾掉你的同伴。”

于是，少年被五六柄剑逼着，坐在流满了同伴之血的地上，看着那些人清除着最后几个天理会同门。怒火在心里翻腾，他只觉牙齿都要咬碎：这些恶徒……这些恶徒！难道，这个世上真的没有天理公道